



每次動筆寫見證，總得傷點腦筋。因為一路數算，踏上神學之路，不過是歪打正著而已。不過，或許正是這樣，才見證到神弔詭之處，在於呼召不完美的人參與在祂的作為中。(至少在我身上是這樣)

二零一三年初是我踏上神學之路的起步點。那時是一月，剛好是我完成設計課程之際，按計劃本是想到了美術學校進修美術，卻是沒有實現。自小立志以藝術為業的我，圓夢之路踏了一步，卻是沒有走完；反而拐了一大彎，選擇到神學院學習。回想起來，這個決定卻不過是一顆愛好聖經神學的興趣所致，不單繼承了我過往隨心所欲的性情，也談不上什麼委身服侍，更遑論明白什麼是讀神學的心態、意義與重量。

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今，我已經是一位接受教牧培訓的神學學士生。可是，一個學位、一個身份的轉變，卻能代表著什麼？當我成為一位接受教牧培訓的神學生時，意味著我決定成為一位全時間服侍教會的人，這是我對真理真實的回應和感動。可是，如何作一位牧者，卻是多麼叫人摸不著頭腦；不敢勇於關心弟兄姊妹、不夠主動熱情、沒有成熟舉止……面對首年實習帶來的種種真實挑戰，我實在不解，當我全時間奉獻自己，我該獻上什麼？

不過，軟弱有限、水平不及、未能達標，卻仍毅然見證上主，這豈不是福音帶給我們應有的信念嗎？所以，我能夠繼續走下去。

信念算是有了，可是，艱難猶在，卻要面對現實。當我每次仍然要提醒我已配上「牧者」之名時，總有戰兢的感覺。可是，這牧者之名帶來的，是自我發現的深邃體會與塑造。透過全時間奉獻的探索，神帶我邁進信仰更深的一層，要領受這一切，乃是要在許多的不安、沮喪、戰兢當中徘徊。這樣說來，恩典確真不是廉價的。

漸漸，我明白，我該獻上什麼。或者說，我明白我獻上是為了什麼；乃是要獻上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正如羅馬書勸我們將自己獻上一樣。

所以，沙宣的弟兄姊妹，或許在未來實習的一段時間裏，我所流露的，不盡是一個牧者的典範。不過我卻深信，我有寶貝放在瓦器裏，為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，不是出於我（林後四7），因為我沒有因特別的身份而轉變，我仍然只是脆弱的瓦器，不過卻選擇領受讓神使用這貴重的恩典而繼續前行。